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纪念湖南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号（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徐日晖

装帧设计：张小平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0,000 印张：9.125 印数：1—4,600

统一书号：11109·157 定价：0.87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蒋军第二三二师长沙起义记·····	康 朴 张镜白 (1)
第六十三师邵阳起义前后·····	汤季楠 (11)
新七军湘南起义经过·····	曹茂琮 (24)
跟随程潜、陈明仁起义经过·····	程 杰 (36)
宪兵第十团起义始末·····	姜和瀛 孟文楷 (58)
长沙警备区司令部活动纪要·····	罗文浪 (74)
回忆长沙空军起义·····	蔡晋年 (82)
党指引我走上光明的道路·····	牟忆学 (89)
湖南和平起义中的一些情况·····	李 昊 (100)
长沙绥署迁驻邵阳纪实·····	马培荪 (118)
参与湖南和平起义的回忆·····	彭杰如 (125)
湖南保安第一师起义前后·····	何元恺 (137)
参加湖南起义的回忆·····	张际泰 (145)
湖南保安第七团起义经过·····	何正凡 (154)
我在浏阳率部起义前后·····	刘人奎 (164)
湖南和平解放的点滴回忆·····	陈立谟 (173)
从黑暗走向光明·····	瞿波平 (176)
我去益阳迎接解放的回忆·····	蔡杞材 (180)
我在湘南起义始末·····	欧 冠 (197)
回忆常德起义迎解·····	熊壮猷 (202)

新宁和平解放经过·····	黄君石 徐君虎 (209)
株洲事件始末·····	张先正 (217)
湖南和平起义回忆·····	唐生明 (226)
解放前夕的片断回忆·····	凌敏猷 (232)
湖南和平运动片断回忆·····	陈云章 (244)
湖南和平运动鳞爪·····	姚渐远 (264)
奉命赴解放区递送重要机密件经过·····	黄人凌 (271)
程潜起义的点滴回忆·····	郭翼青 (277)
唐生智参与湖南起义侧记·····	霍福光 (281)

补充 * 订正 * 质疑

毛健钧是谁扣押的·····	陈粹芳 陈臧仲 罗文浪 (286)
关于特务搜捕余志宏一事的订正 ·····	刘笃平 (287)

蒋军第二三二师长沙起义记

康 朴 张镜白

一九四九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残余蒋军，除坚决反共死硬到底的少数部队外，莫不由徘徊观望逐渐转到投向人民。蒋军第二三二师就是后者之一。这个师在党的策动下，配合湖南总的情况，追随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完成了警卫长沙、迎接解放的部分工作。现就经过事实加以概述，以供参考。

一、二三二师的编成

二三二师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奉程潜之命在长沙编成。它的编组过程和部队来源是比较复杂的。该师六九四团原是杨虎城将军的旧部，杨离部队后，由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率领。一九四四年登（封）汜（水）洛（宁）卢（氏）战后，日寇进窥潼关，蒋介石为了防止孙部返回陕西，进而吞并该部，于是施展诡计，调升孙蔚如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而把他的第四集团军置于胡宗南的控制之下。孙调职时，只带了这个加强团作为战区长官部的警卫团（后改为程潜的武汉行辕警卫团）。该团官兵多系豫陕甘人，经过“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饱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歧视和排挤，因而在部队中种下了不满蒋政权的思想根源。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到处搜罗炮灰，这个团之所以未被驱使到反人民战争中去，后来又成为二三二师的基干团，完全是孙蔚如维

护之力。其余两个团（六九五和六九六团），一部分是蒋军在东北抓来的壮丁和俘虏的少数人民武装战士，一部分是蒋军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又释放归来的官兵。师直属部队的干部多由六九四团调用，士兵大部分系由湖南征拨的新兵和师在防地收容的陕籍流亡青年。所以思想很复杂，纪律也欠佳。经过一年的整训，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又对干部作了一些调整，撤换了六九六团团长陈叙奇和由宪兵部队调来的连排长数人；六九四团团长仍由副师长张镜白兼任。任李醒吾（共产党员）为副团长；谢醒亚为六九五团团长（起义后升副师长），邢世纲为副团长（起义后升团长）；徐淦为六九六团团长（由师干训大队副大队长调充），何光宗为副团长。经过这次人事调动，为全师投向人民在组织上作了初步的准备。

二、起义前的处境和活动

二三二师系长沙绥靖公署直辖的部队之一。一九四八年秋，蒋军在北方节节溃败，湘籍军人回湖南者渐多，其中有些人企图抓点部队扩充实力，作为继续反人民的资本，如黄杰、宋希濂、霍揆彰、刘嘉树等就是这样。二三二师以北方籍的杂牌部队，处此环境，自有“孤臣孽子”的危虑。特别是李默庵、宋希濂先后回驻常德，霍揆彰回驻岳阳，对二三二师构成两侧威胁。李、宋几次命令我师抽调部队，更不能不设法对付。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经常报告江防紧急，请求增兵防守。他们既无部队接替和分担我们的防务，也就只好硬要抽调我们的部队。这样我师才得免于被“吃”。在这期间，我们抓紧训练部队，而内心总是徬徨无主、焦虑万分的。

同年冬，我师由原来担任松滋、公安、石首三县江防，调任

石首、华容两县江防时，西北军起义师长孔从周派曹胜权持函到师，关切旧友，晓以大义，希望我们为西北军争气，勿给蒋介石殉葬。我们接信后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我们一定按孔先生的希望去做，一定要给西北军争气，决不给蒋介石殉葬，不给杨先生、孙先生丢脸。”请曹向孔转达我们的意见。从这时起，我们内心的焦虑大为减少。未几，人民解放军河南军区樊中黎同志先后派韩炳新、蒙养正两次来我师部联系，他们第二次来到后，即由张镜白留驻在六九四团，以便随时研究问题。我们为了更好地保密，不使防区各县的特务发觉，决定由张镜白负责与地下党保持联系。张镜白曾托故亲赴武汉一次。以后汉口地下党的李芬、刘时学先后来到六九四团驻地调弦口，并带来密电本供我们使用。他们还代表我们到江北江汉军区联系，以备万一事机泄露，即可马上渡江投向人民。与此同时，长沙地下党也派刘绵同志来到我师。刘过去在武汉行辕任过职，康朴乃以旧同事关系留在师部，给以名义，并请他再次到江北联络。他回来时，带有张翼宽同志敦促我部起义的帛书。此外还有地下党所派的谭士元、张大平来联系过，孙蔚如也从杭州来信敦促。旧友陈子坚且亲到防地，为我们分析形势，介绍湖南和平运动的情况，帮助我们策划。这一切对我们投向人民起了决定的影响。此时我们感到投向革命，在部队中问题仍多，必须加强干部训练，尤须着重政治教育。徐淦调充六九六团团团长后，我们即指派李醒吾负责干部训练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训练，官兵的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三期干部训练结束后，内部问题减少，部队比较巩固。但外部的的问题又接踵而来。首先是，我们曾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派参谋主任郑克林向驻扎公安与我师联防的张际泰师联系（张是康朴的同学好友，程潜的亲信部队之一），约定共同拥护程潜的和平主

张，不久张即被宋希濂撤换，他在返长沙途中密函康朴嘱其注意宋的态度和行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其次是，原三十三师参谋长党建国（陕西人），因霍揆彰撤换了该师师长段海洲和几个团长，他也被迫离开部队，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初以赴鄂西打游击为名，来到我师防地，打算进行活动，瓦解与我们联防的三十三师（守岳阳广兴洲一段江防）。我们掩护党建国和他所带的干部数十人达一月余。四月中旬，党建国说服了三十三师警卫营长（未被霍揆彰撤换的），扣押并活埋了霍揆彰所派的师长莫国璋。由于该师各团长坚持反动立场，结果由党建国带数百人渡江投向江汉军区。事先，党建国等所需的钱粮，都由我们供给。因此，我们又顾虑事机泄露，招致霍揆彰的暗算。再次是，康朴曾利用蒋帮一个命令（这个命令规定：“凡接近战地的地区，当地最高军事指挥官依情节轻重，有权处决或开释在狱罪犯。”）将关押在华容、石首两县监狱中的一百余名犯人全部给资释放，也顾虑两县特务借端邀功诬告。基于这些事实，我们曾商定：万一机密泄露，即将部队撤到华容东山，然后再过江投奔解放区。

五月初，我们接到宋希濂的一个电报，略谓：“奉调二三二师归本兵团建制，仰即开往鄂西枝江、五峰待命。”我们当即召集副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会上意见分歧。经过反复商讨，最后决定一面复电宋希濂，候接防部队到达移交防务和补充粮食、准备运输诸事办完以后，再电开动日期，借此拖延时间；另一方面急电程潜请示。前面说过，我们原来打算单独起义，而中共的联络同志传达党的指示，要求我们与长沙同时行动，不必单独过江。因此只有等待程潜复电，再作处理。这次军官会议，虽曾发生齟齬，但结果还是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一）我师系长沙绥署直辖部队，一切应依程潜的命令行事；（二）无论情况如何，决不应走

向死路或听任别人宰割。有了这个共同的基础，部队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团结因而增强了。此后宋希濂未再来电催促我部开动。六月中旬，奉程潜命令，将我师编入陈明仁兵团的七十一军，并命即开益阳、安化，进击姜亚勋部。我师于六月下旬遵令开动。刘绵、韩炳新、蒙养正等同志偕行。到达益阳时，由康朴致函姜亚勋，意思是先通个气，以便互相照应。没有得到姜的回信。此时迭接七十一军军长彭鐸来电催促向姜部进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部乃分头向天井山、浏山寺、安化城进击，三处各作战数小时，姜部后撤，我们奉命暂驻各该地区。

七月十七日奉程潜急电，命部队星夜开返长沙。我们心情异常激动，克日出发，十九日宿营宁乡，闻长沙尚有白崇禧重兵盘踞，警备司令部仍有捕人情事。为了使部队达到起义目的，不受任何个人行动的影响，当晚召集了副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向大家明确宣布和平主张；决定由康朴连夜赴长沙面谒程潜，部队由张镜白率领于次日向长沙开进，所有军眷统统移到长沙安置。散会后康朴与张镜白商定，不管康前往长沙的情况如何，必须由张率部完成起义任务。康朴随即分别召见有关营长李梦华等，作了必要的叮咛布置，下半夜乘车东行，翌日上午在省政府谒见程潜。程除对康致慰勉之意外，两人谈话纪要如下：

程：各县人民对我的和平主张反应如何？你的部队有什么意见？

康：人民很讨厌战争，有的说：“要打仗你们到别处打吧，不要在我们这里打。”对颂公的和平主张无不拥护。至于部队，完全服从颂公的命令。

程：我们要与共产党合作，投向人民，使湖南不再遭兵灾。白崇禧对我很仇恨，我明日要到邵阳去暂住几天。你把部队掌握

好，听子良指挥。子良会照我的意思办的。你见了子良吗？

康：我打算明日去见他。不过，万一陈司令不照颂公的意思干怎么办？（因此时我对陈明仁的态度还摸不透，又听说警备司令部在继续捕人，心存疑惑，故有此问。）

程：（沉思有顷）如果子良不能照我的意思干，那你就照我的主张干好了。不过我想子良一定会照我的意思干的。你可以去见他。

康：那就这样吧。为了不惹白（崇禧）的注意，我明晨就不送你老人家的行了。明天即去见陈司令。我一定遵照你老人家的指示办。

我谒见程潜后，又与党的工作人员刘梦夕、张大平晤谈于长沙青年会，表示参加革命决不提条件。当日下午，部队陆续到达岳麓山附近地区集结，康朴把程潜的指示转告张镜白，并说程对陈明仁很信任，张听了甚为高兴。翌日，康朴未见到陈明仁，只见了杜鼎、熊新民、邓定远等人。二十三日奉陈明仁命令：部队在长沙绥署广场集合，听他训话。我们虽然接受命令，但内心仍多少有些疑虑，恐怕陈明仁借机解决我们，故在部队集合时，密派副团长邢世纲率手枪兵一排，暗中扼守绥署前门，又派师输送连长刘云陞率该连密布于绥署后面几处高地，以防万一。陈明仁讲话后约康朴在绥署楼上悬谈，至此彼此才建立完全的信任。陈令全师先开株洲一带担任防务。下午部队即由火车运往株洲。

部队开到株洲后，师部及直属诸营连驻于长潭间的易家湾。当时曾以约定的电台呼号向解放军联络，但没有联络上。七月二十八日，白崇禧的飞机突然对易家湾进行轰炸，数处中弹起火，正在救火之际，又来飞机反复扫射。不到半日，五百余户房屋尽成灰烬，居民死伤不少，部队亦死伤十余人，事后陈明仁对我们

说：飞机轰炸，系由于“联络没有搞好，发生误会”。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真实的。当时《中央日报》曾有如下的报道：“据易家湾来人谈称，该地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有国机一架，低飞投弹，市镇房屋数处着火，燃烧甚久，居民死亡甚众。此事肇事原因，系因陆空联络之布板标志已于前日重新变更，此间军用飞机系于前日上午十一时接到此项变更规定，致陆军联络标志未及变更，易家湾因此而被误认为共军据点，予以轰炸。易家湾位于长潭之间，距长六十里，距潭三十里，为铁路、公路及水路交通之要地，市镇尚称繁荣。昨日有人自湘潭来长，曾在车中望见灾区火犹未熄，厥状甚惨。”事实是：当时长沙、衡阳电讯犹通，空运未断，部队位置清楚，并无更换标志之事。白崇禧下令轰炸完全是为了消灭我部，事后则以“来人”谈话登诸报端，企图掩盖他的罪恶阴谋。试问一个普通来人，何能知道被炸原因？真是掩耳盗铃，可恨亦复可笑！

三、警卫长沙迎接解放

七月二十九日，康朴赴长沙参加陈明仁召集的师长以上的军事会议。陈在会上宣布了起义的决心。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决定由二三二师开返长沙担任警卫城郊、迎接解放的任务。除姜和瀛的宪兵团、陈立谟的水警总队和长沙市的警察继续留在市区以外，所有原驻城郊的各军师均于三十一日以前开赴湘江以西待命。三十日，我师接受任务，一面注意防火防特，一面督饬工兵修复解放军入城必经的公路、桥梁。同日由师部派主任参谋郑克林随同程、陈二将军的代表赴春华山同解放军代表金明、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等会商和平解放事宜，并拟定了和平解放协定草案。郑等当夜返长。翌日又随李明灏再赴解放军驻地，会见金明等同

志。由李转达程、陈二将军的意见，除省政府主席一职仍暂由陈明仁担任外，其余均照协定办理。

八月四日程、陈领衔发出正式起义通电。通电甫发，匪机即至，在市区进行轰炸扫射。于是我师又增加了一个防空的任务。幸在军民协力之下，破坏死伤轻微，秩序基本安定。五日下午，师部派郑克林率领全师参谋人员至东屯渡迎接解放军先头部队一三八师入城；同时命令各团营按规定移交防务，至深夜十二时，初步移交完毕。

四、进军湘潭和浏阳整训

我师正在交代防务之际，奉陈明仁命令，着我师留一个团兵力协同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防守长沙，其余星夜开赴湘潭归还七十一军建制（此时尚未得到七十一军叛变的消息）。当即决定由副师长张镜白带领六九四团留驻长沙，其余两个团由康朴带领向湘潭进发，于六日晚到达湘潭附近的五里堆（湘江东岸）时，原集结湘潭城内的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师长杨文榜）突向我方射击。此时已侦知熊新民、杜鼎、彭锬等率部叛变，他们以每个师长给五千元每个团长给三千元作为诱饵，企图瓦解起义部队。于是我师决心击溃叛部，解放湘潭，乃彻夜部署，拂晓攻击渡江。由徐淦团（六九六团）首先发起攻击，一举击溃叛部八十七师；师直属部队及谢醒亚团（六九五团）随后续进，解放了湘潭，并解救了被叛军围困的陈明信（陈明仁之弟）部数百人（陈明信在徐团渡江时也曾给了船只和情报的帮助）。复奉陈明仁命令，任康朴为湘潭警备司令。当令徐团向湘乡、衡阳方面布防警戒，由师直属部队和谢团肃清城郊附近的反共救国军等零星匪部。虽有匪机不时袭扰，城郊迅速趋于安定。

湘潭方面叛部虽已溃退，由于我部未予穷追，他们仍盘踞在湘乡青树坪一带，劫掠行旅，危害地方。八月九日，熊新民、杜鼎等十余人曾联名致电康朴，诱其随同叛变，当经康朴严电驳斥，并劝其勿执迷不悟，自寻死路（来往电报均已交陈明仁）。就在此时，徐淦团的何兴中营（第二营）所属机枪连长戴维杰勾结他连密谋叛变。康朴接到该团、营长电话报告，当即命令迅速采取措施予以镇压，结果戴维杰被击毙，仅二十余名士兵叛逃。从此各团军心更趋稳定。留驻长沙部队亦于此时奉令开至湘潭。乃令徐团向西推进，驻于湘潭以西要地姜畲，向湘乡方面警戒；并以张镜白担任湘潭城防司令，进一步确保城郊治安。这时师参谋长任兰圃坚决辞职，当予照准，升任郑克林为代理参谋长。由于叛部造谣，康朴、张镜白又不在长沙，以致程、陈二将军对二三二师也甚关心。陈明仁每日必用电话向康朴询问部队情况，程潜且亲函康朴进行安定工作。

八月十三日，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开至湘潭，揭开向西南大进军的序幕。我师积极协助其向衡（阳）、邵（阳）进击的准备工作。十八日奉陈明仁命，着我师经长沙开赴浏阳整训。二十日，部队回驻长沙南郊新开铺一带。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文工团曾来我师作慰问演出数次。陈明仁司令员等亲临慰勉，并宣布升康朴为副军长兼师长。康则保升谢醒亚为第二副师长，邢世纲递升六九五团团长。部队休息两日后，于二十二日晚开往浏阳整训。经过长沙市区时，受到全市人民热烈欢迎，全体官兵深觉人民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受到很大的鼓励，士气更加旺盛。肖劲光司令员还接见了康朴，鼓励力求进步。

部队到达浏阳后，将各团分驻于古港、山口、永和各地，经解放军代表樊中黎、王振祥等同志到师进行政治教育月余，部队

面貌很快改观。其间团以上军官参加了陈明仁司令员召集的整编会议。十一月下旬奉命开驻醴陵北郊，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兵团五十二军二一五师，调康朴为五十二军副军长，升张镜白为二一五师师长。

一九六三年五月作。一九七九年六月，康朴修订于武昌。

（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第六十三师邵阳起义前后

汤 季 楠

(一)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南京国防部发表我为第三二三师师长。三二三师是当时长沙绥靖主任程潜向南京政府请准成立的四个师之一。一九四九年二月，部队在衡阳编成。三月初，奉令前往沅陵进剿汪援华、曹振亚匪部，归第一百军军长杜鼎指挥。四月底，沅陵剿匪任务完毕。三二三师奉令改为第六十三师，隶属第十四军建制，我调升第十四军副军长兼六十三师师长，限一星期率部到达邵阳集结待命。五月二日，我将部队交参谋长龙耆光带往邵阳，自己只身前往长沙，向程潜请示机宜。

五月三日上午，我在省府大楼会见了程潜。刚刚坐下，程便详细地询问部队人数、武器补充以及沅陵剿匪情况，我一一向他作了汇报。这时程面带笑容，细声地对我说：“共军近来进展很快。你们部队到邵阳后，要好好集结，加强训练。我不久即来邵阳。”谈不久，我即辞出。五月六日左右我回到邵阳。师部前站人员也在这时到了，我吩咐他们在城内外找好驻地。第三天，大部队陆续开到邵阳，师部驻邵阳北关外岳家村，一个团驻南门外，两个团驻岳家村附近。当时，第十四军所辖的其他两个师是：第十师，师长张用斌；第六十二师，师长夏日长；部队均驻邵阳以西洞口、

隆回一带。

五月九日，秘书李阜南在师部告诉我，他与正在湘乡桥头河地区活动的地下武装、湘中游击队第五支队司令聂昭良，是大革命时期的老朋友。我听了很兴奋，感到起义又多了一个有利条件，便把对聂部的联系工作委托他全权办理。几天以后，李阜南便装前往，在湘乡杨家滩扁担坳会见了聂昭良，初步商量了起义的事。

我到邵阳不久，十四军军长张际鹏被黄杰不择手段地撵下了台，改调一兵团副司令，所遗军长职务，由跟随黄杰多年的成刚接充。张际鹏对此极为不满。我趁成刚未到差之前，利用曾与张在广东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同学的关系，请他补充六十三师的装备。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马上叫军械处尽量拨给。第二天就领到六〇小炮九十门、八二迫击炮二十四门、重机枪八十挺、待修电台四部。这样，大大地充实了部队的实力，也使我更有把握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五月下旬起，六十三师奉令调到蓝田东北地区“围剿”湘中游击队姜亚勋部，临时归驻湘乡的七十一军军长彭镠指挥。在将近两个月的“围剿”中，我通过李阜南与姜亚勋、聂昭良取得了联系，彼此之间常有信使往返。凡是知道有姜部活动的地区，我便不派部队去；我派部队去的地方，一定是事先知道姜部已经转移了的。

(二)

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武汉，白崇禧败窜入湘，企图顽抗。大约是七月上旬，白在长沙藩正街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在到会的十多个军师长中，我仅认识一百军军长杜鼎和该军的两个师长。会上，白谈了当时的局势，大言不惭地

说形势如何有利于国民党；接着大肆指责湖南政治腐败，官员无能，保安部队这么多，却坐视姜亚勋发展到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后谈了三一四师师长陈达的“叛变”，宣布他的“罪状”，并用小竹杆指着壁上挂的军用地图，讲述陈部被歼的情况。他以华中军政长官的身份召开这样的重要会议，竟不让身为长沙绥靖主任的程潜参加。

会后，我即改着便装，秘密往见程潜，告知会议情况，并催他速赴邵阳。当我谈到陈达的问题时，程潜非常气愤地说：“陈达太不听我的话了，捉到后我一定要严办他！”关于去邵阳的问题，他说大约一星期后即可动身。当时，程潜的处境是相当恶劣的，特别是从陈达的问题发生后，更加受到桂系的监视，内心非常痛苦。他很激动地细声对我说：“老实告诉你，内战不能再打下去了。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究竟干了些什么？你替他卖了几十年的命，又得了些什么好处？”程潜说的这番话，很能打动我，更加坚定我弃暗投明的决心。我表示坚决拥护他的主张，一定努力贯彻他的意图。谈话中，我又问到陈明仁是否靠得住，程潜连连点头说：“靠得住，靠得住！”我又问：“共产党算不算旧账，将来会不会用我呢？”程笑着说：“堂堂一个革命政党，快要管理全国的事了，怎么会计较你的过去呢？你尽可放心，不必顾虑。”听了他的话，我最后的一点顾虑也消除了。末了，我向他请示部队的后方以置于何处为好，他说：“湘乡就行了。”见过程潜之后，我立即赶回部队，准备起义。

七月中旬，部队的起义准备工作大致就绪。我派李阜南与地下党组织联系，汇报起义准备情况。李先到湘乡壶天会见了聂昭良，又同聂昭良及陈明、曾路中等去宁乡会见湘中游击队政委官健平。官当即派李品真来邵阳和我联系，商量有关起义的具体问